

欢迎投稿:qlwbdz@163.com

错了就改

●1月13日A22版《想打游击战 无奈“奥特曼”》一文“内线无人能奈何”部分“几个转身，几乎就把山东内线撵得干干净净”，句中“撵”应为“甩”。

●1月18日A31版《意查出总理“藏娇金屋”》第一栏：“意大利总统贝卢斯科尼16日坚决否认关于他‘买春’的指控”，“总统”应为“总理”。

●1月22日A12版《心中的歌献给党》企业歌手网络大赛第一栏“省工商局”应为“省工商局”。

●1月23日A11版《一个老兔的祝福》倒数第二段：“坚持写下了《我遥远的清平湾》，《我遥远的清平湾》应为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。

●1月24日B8版《“刘麻子”送钱记》倒数第二段“我在经济发展大环境中是受益者，又是受寄害者”，“受寄害者”应为“受害者”。

●1月25日A10版《5元/斤，省城蛋价“发烧”》第一段：“随着春节脚步日益临近，省市场需求量大增”，“省市场”应为“省城市场”。

●1月25日A23版《在海口，修补鲁能战舰正当时》“后防仍是隐患”部分第一段：“‘攻强实弱’，这是泰山队给全国球迷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”。“攻强实弱”应为“攻强守弱”。

(感谢读者朱永胜、陈立新、韩允平、张玉军、周而复始、潘京华的批评指正)

评报员之窗▶▶

王来臣、李玉美:1月27日A5版《除夕夜，只能电话诉衷肠》，这篇报道很感人。夫妻都是列车长，在春运这个繁忙的时刻，除夕夜夫妻只能通个电话。他们坚守岗位，无怨无悔，他们是好样的。也愿乘客们多一分宽容，旅途中就会多一分快乐。

编辑者说:春运的背后，每年都有无数司乘人员、警卫人员等等为旅客们尽职尽责地服务着。记住他们，感谢他们，抱怨就少了，快乐就多了。

李玉美、孙建文:1月20日A2版《乞丐进图书馆的权利不需要“乞讨”》。乞丐也是公民，既然是公民，他们就有出入图书馆的权利。沙元森老师的文章分析透彻温暖，为小人物的命运着想是时代的需要，这样的议题很有意义。

编辑者说:我们明白读书是必须的，却不明白有的乞丐也愿意读书；我们承认

自己是普通的，却无形中认为乞丐比自己低贱。杭州市图书馆的做法远远超越了“乞丐能不能进图书馆”这个范畴，检验着我们的公民意识和良知。

艾明华:1月20日B7—8版视界很好。晚报改版了，图片版面应该再多点，毕竟图片直观，表现力强，吸引人。

编辑者说:现在是“读图时代”。读图简单快捷，快感不少，收获也不少。

吕宏:1月20日A26版《你很幽默 我很忐忑》标题很给力。

编辑者说:好标题来自灵感，灵感来自修养和素质。

孙建文:1月21日A14版《七旬翁办美容卡花了20多万元》，这样的美容店简直就是诈骗，拿老人开涮，其从业资格值得怀疑。不但美容，保健品推销的主要目标也是老年人，因为老年人善良，容易上当。要避免发生这类悲剧，除了个人注意，还需要社会加

大管理力度。

编辑者说:加大管理力度肯定是个好办法，但我们通常见到的是“骗子”在到处拉人，“管理”却不见踪影。老年人既然是“重灾区”，就坚决地管住自己，再加上老伴和子女“监督”，把危险降到最低。

李洪嵩:1月21日A10版《巨鲸“出海”》，应该还是环境问题，人类再不觉醒，最终消灭人类的还是自己。我们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保护好自己周围的环境。

编辑者说:专家的判断是“鲸鱼的导航系统出现问题”，世界上很多鲸鱼的惨死包括集体自杀都是导航系统出现问题造成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么巨大而且优美的生命毁灭在我们面前，实在令人痛心。

温希存:1月24日A6版《把成熟的自己打包带回家》，再次把人带回家学生时代，带回曾经的亲历。对每

个学子来说，回家是美好的体验，回家的同时请把自己的成绩也带回家，给忙碌一年的父母一个安慰，是一种很好的报答方式。

编辑者说:我也非常认真地读完了这个版上所有的稿子，每一篇都真挚而感人。感人的东西一定不是编造出来的，一定是个人的经历，一定是真实的。

林荣耀:1月24日A14版《“向两报人表达支持和敬意”》，我买了《西洲子曰》和《底层行走》，前一本没能签上名，有点遗憾，可是再一想，这个“名”已经牢牢地签在心里了呀！感谢蓝总和张刚老师苍劲有力的签名。队排得挺长，交款时前面有一位读者，原本打算买五六本，后来一想，索性抱来了全部11本，让我亲身感受到两报的粉丝之多之铁。快过年了，这真是一份不错的精神年货。

编辑者说:感谢读者厚爱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！

冬天的果实

数九寒天，树上
残留的青涩果实被冰
雪包裹得严严实实，
晶莹透亮，别有一番
冬天的滋味。

拍客 张炎



寻找格雷西

作者:鲍博·波克斯 翻译:孙开元

一天，我到一家购物中心买东西，刚下车，我就注意到在门前的第一根廊柱上贴着一张小广告。它吸引我，是因为它贴在廊柱的最底端。我心想：“怎么会有人把广告贴得这么低？没人会看到它。”

在购物中心周围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推销房子、车子、商业机会的小广告，贴在购物中心的大厅和柱子上。说实话，这玩意儿太多了，有时甚至会打击你购物的兴趣，注意力全被它们吸引过去了。但这张广告不是这样，因为它显然贴错了地方。最初我以为它是掉了下来的，但走近了却发现它被几条胶带粘得结结实实。胶带粘得过多，甚至挡住了广告上的一些详细内容。

我只好再走近些，看上面写的是什么，还有是谁干了这样的蠢事。

“肯定是卖房子的。我看这就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。”我对一个售货员说，他看上去是休息一会儿，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

“我看不像。”他回答。

“哦，难道还会是因为别的原因，才把广告贴在廊柱下面？”我问。

他指了指人行道说：“是那个小姑娘贴的，她妈妈帮她一起贴的。”

我低头看着他手指着的地方，果然看到还有几张类似的广告。我总是容易受好奇心的驱使，也愿意让我的读者和我分享一些稀奇的故事，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也不能错过。我缓步朝那些广告走过去，等了一会儿，直到这个小

姑娘绕过停车场，贴完了最后一步。

“打扰了，冒昧地问一下，你为什么把售房广告贴得那么低？”我问她。

小姑娘身边的女士微笑着转身看着我。“她不是想卖房子，你走近看看就知道了。”她说。

我再次弯下腰，仔细地看了看这张广告，这才看清楚上面的文字。

“我想你！”我大声读着，抬了一下头，接着念。“我找不到你了！你想念这座房子吗？”

“你再近些，”女士说，“看看那张画。”

现在，实际上我的两手和膝盖都碰到了地，过路人肯定认为我疯了。

“你看到画里的小孩了吗？”女士问。

“是的，我看到了。”我回答。

“你再看看下面。”女士说。

我扶正了眼镜，眯起了眼，问她：“一只狗？你说的是这只狗？”

“对！看看广告的最下面吧！”女士说。

“我想你！回家吧！”我读道。

“我想你，回家吧？”真搞不懂。出于自尊，我站起了身。

“我女儿的狗丢了。”女士解释道。

“很多人会附上图片找他们的狗，但不都是贴在人们能看到的地方吗？”我笑着说。

“这么说，你看明白了。”小姑娘高兴地说。这个孩子有着漂亮的金发，金色的短发微微卷起，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而起舞。

我看着她天蓝色的眼睛和

天真的表情，没有再刨根问底。

幸好，女士为我揭开了谜底。

“我跟她说过，不可能再找到她的狗了。可她说有了一个好主意，她要让她的狗找到她。所以她就画了我们的房子、她和这只小狗。”女士说。

“然后把它贴在低处？”我完全明白了。

“你说对了，这样她的狗就能看到了。”女士说。然后，她把我拉到一边，小声说：“那只狗丢了好多天了。我觉得它回不来了，但现在还不想放弃，等女儿感到自己尽了一切努力我再告诉她。”

我的心为这个孩子痛了一下，想着能帮她什么忙。

“真是个好主意！”我弯腰对小姑娘说，“我会祈祷的，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你妈妈，等你和你的狗团聚后，能给我打个电话吗？”

我把一张名片递给了女士，我想知道小女孩的愿望会不会实现。“顺便问一下，你的狗叫什么名字？说不定我会碰到它呢。”我问小姑娘。

孩子说，“它的名字叫格雷西。”

我看了看女士，她点了点头。“是的，这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。它回来后会说：‘我是神奇的格雷西，我走丢了，但我又找回了家。’”女士微笑着说。

一个星期后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是那个小姑娘打来的，她告诉我：“格雷西回家了！”大人们无能为力的，孩子却用一颗纯真的心做到了，她用自己的方式召唤她的小狗，而小狗也懂得了小主人的心。

一枚硬币

作者:凯西·沃特森 翻译:韦盖利

去年上半年的一天，孩子们在帮我做大扫除的时候，小儿子发现了一个用手绢包着的棕色硬币。他问：“妈妈，能把这枚硬币送给我吗？”

我看了一下那枚硬币，立即想起了一段过去的时光。我庄重地说：“宝贝，我可以给你任何一枚别的硬币，但不可以给你这一枚。这是一枚特殊的硬币。我再也看不到送给我这枚硬币的那位妇女了，我要保管好这枚硬币，看到这枚硬币我就会想起她。”我轻轻地摩挲着那枚硬币，自言自语：“它比它的面额要有价值得多。”

儿子不解地看着我，为了让他明白，我给他讲了这枚硬币的来历。

1991年，我在非洲的尼日尔度过了5个月，那里风沙肆虐，气温很高。在那个地方我感到很多事情难以处理，但最让我头痛的是天气干燥和乞丐太多。在街上行走时，随时可能有乞丐伸手到你的面前，大声喊“卡多，卡多”（法语“给点钱吧”）。

离开尼日尔，我和伙伴去了布基纳法索的一家医院工作。当地人告诉我们：“布基纳法索环境好多了，连那里的可乐都要好喝得多。”

我们坐出租车到了布基纳法索，从车上把我们的行李拿下来，我有一个大背包和一个小袋子。我先把小袋子拿下来，用两腿夹着，然后去搬大背包。在黑暗中，有两个男人骑着摩托车慢慢开过来。经过

我身边时，摩托车后座上的男子俯下身来伸手夺去我的小袋子，然后，摩托车加速离开了，没过几秒钟，两个人就消失在夜色里。

袋子里有我的护照、钱、旅行支票、照相机、一张飞机票和其他一些珍贵的东西，这些东西被抢走后我立即陷入了困境。而且，最近的澳大利亚领事馆是在埃塞俄比亚。

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我小心翼翼地守着剩下的物品，对当地人充满戒心。有一天，我去医院的路上，有个老妇人走过来搭讪，把手伸到我的面前说：“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！”

我气愤地对那妇女嚷：“没钱，我没钱。两个星期前小偷抢了我所有的钱，现在我都回不去了，我无法给你任何东西。”

那行乞的老妇人仔细地听着，并尽力琢磨我话里的意思。然后，我看到她张开没牙的嘴笑了一下，把手伸进衣服里摸索起来，大声说：“那我给你好了。”她掏出一枚棕色的硬币放到我的手里，那枚硬币的面额真的微不足道——但是，对那老妇人来说，够她吃一顿饭了。我感到羞愧——在她的眼里我是有钱人，但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给她，她却把对她说弥足珍贵的东西给了我。

那一刻，我深刻地领会了穷人的尊严。那位老妇人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，我希望自己永远保留这枚硬币，因为它改变了我。

译文

邮箱:
lihaobing@qiluwb.com.cn